

李鵬飛再撰「午夜凶鈴」

□梁立人



李鵬飛先生何者也？此君來頭不小，乃是港英殖民地政府時期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雖不至一人之下，七百萬人之上，但作為一高等華人，則毫無異議。

「午夜凶鈴」傳為笑柄

香港回歸以後，李首席未能承襲過去的榮華富貴，早心生怨懟。他自恃廣通人脈，上有美國領事館關照，中與反亂港四人幫結盟，下有反對派信徒供驅策，遂橫行無忌，靠販賣謠言招搖過市，自詡為政壇的百事通。2004年5月，李鵬飛聲稱5月18日晚上10點多他接到一個「神秘」電話，對方在電話中稱自己是一名「前中央官員」，並在電話裡問及他的妻女，稱讚他的「太太賢淑，女兒漂亮」。李鵬飛因此「感到威脅」，一夜難眠，反覆思量後在第二天宣布「封咪」，同時請辭全國人大代表。「午夜凶鈴」故事一出，反對派乘機大造輿論，聲稱「中共扼殺言論自由」、「香港言論自由在危險中」。然而，致電者是誰，「太太賢淑，女兒

漂亮」與中共和言論又有何關係，李鵬飛說不出個所以然，「午夜凶鈴」遂成為「午夜笑話」。更可笑者，李鵬飛作法不自斃，尚可厚着脸皮想要回人大代表的資格，同時咪照開，謠言照播，臉不紅心不跳，縱然被人視為舊電池，雖無電力仍可爆殘漿，不愧一代「名嘴」本色。

最近，李鵬飛又夥同陳方安生，二人合演了一齣最醜陋的二人轉。意圖抹黑中聯辦，以隔山打牛的手法阻礙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通過。以下是李陳二人轉的最新版本，供讀者一笑。
(李手拿咪高峰，陳舞着手帕，二人扭着轉着出場，又歌又舞，賣力演出)

鵬飛：(唱)不覺又到六月天，特首選完要變天，英哥變出文化局，本意英琦作首選，哎呀呀，可惜半路殺出個中聯辦，硬要英哥換局長，老妹子！

安生：哎！
鵬飛：妹子兩朝作高官，威風八面耀人前，當年可有中聯辦，在妹眼前進讒言。

安生：鵬哥呀，(唱)老妹朝中當宰相，不堪回首話當年，中聯辦干政沒經驗，左派時有傳風言，哎呀呀……

鵬飛：(唱)老哥最近聞傳言，振英組班又有變，中聯辦當太上皇，西環變成金鑾殿。

安生：振英本是天狼星，未得民間認受性，挾着民意推重組，操之過急得人驚。

鵬飛：天上烏雲蓋滿天，空穴來風萬萬千，港人治港成空話，大好良才放一邊。

安生：哥妹本是龍與鳳，被人視如舊電池，一朝茉莉花開日，笑迎西風送香時。

合唱：哎呀呀，怕只怕，2047尚未到，一國兩制已歸天……

李鵬飛和陳方安生這齣二人轉雖然唱得挺溜的，可惜漏洞和廢話太多，始終難登大雅之堂，反而為有識者所笑。

一、李鵬飛說梁振英本意讓黃英琦當文化局長，言出何人之口？有沒有得到梁振英或黃英琦本人的證實呢？如果沒有，那很明顯就是謠言，李鵬飛作為一個政治評論節目的主持人，怎能將沒經證實的流言向公眾傳播呢？

二、中聯辦插手梁振英的組班，消息又來自何方？李鵬飛和陳方安生已遠離管治核心，和普通平民百姓沒什麼區別，他們又如何能得到如此機密的信息呢？除非，他們和美國情報機構有特別關係，另有消息來源，否則也只能是謠傳。

三、陳方安生曾當政務司長，已是政府的第二把手，如果在她退休時，她也沒有聽聞過中聯辦插手政府事務，她退休後反而會感到「中聯辦越來越

公然及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可說是自相矛盾的方天夜譚。再說，梁振英仍未正式上任，一切工作仍未開始，中聯辦又如何插手干政呢？

四、陳方安生又與李鵬飛一唱一和指責說，梁振英提出重組政府架構，並希望能在七月一日前通過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是「操之過急」。並聲稱「但（梁振英）最困難係缺乏認受性」，如挾着民意強推新架構，忽視立法會的既定程序，「硬碰硬」只會適得其反。陳方安生似乎得了思覺失調，因為，她既然聲稱「梁振英缺乏認受性」，那梁振英又如何能「挾着民意強推新架構」呢？

散播「文化局長謠言」

很明顯，陳方安生的「聞說」，就是李鵬飛散播的「文化局長謠言」，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妖魔化中聯辦，將「一國兩制」污蔑為「西環治港」，挑撥香港人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並配合反對派給新政府來一個下馬威。果然，最近的立法會會議上，多名反對派議員已借助李鵬飛的謠言趁機攻擊中聯辦介入新政府組班。

不過，無論反對派及李鵬飛、陳方安生這對舊電池如何落力表演，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回歸十五年來，中央政府信守承諾，從沒有干預香港事務，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聯辦從來沒有干預特區政府施政，他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保證愛國者治港，防止有人借民主之名，行奪權之實，將香港變成西方強國的新租界，這是原則性問題，也是中聯辦的職責。大是大非當前，只有當仁不讓，完全沒有折衷和退讓的空間。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民主黨「拉布」動議違基本法

□谷 風

耗時二十天的「拉布戰」剛結束，民主黨又接力「人民力量」再行「拉布」，以此將新政府架構重組逼向時間「死角」，做法損人不利己，可惡之極。反對派多番藉「拉布」來挑戰基本法有關立法會權責的憲制規定，不僅是知法「犯」法，更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損害香港長遠利益之舉，應當受到嚴厲譴責。



一場耗時二十天的立法會「拉布」戰已結束，但市民沒有料到另一場「拉布」戰將開啓。所不同的是，上次主角是「人民力量」，這次換成了民主黨。但無論是誰，其無節制地提出修訂與動議的「拉布」舉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撓新政府架構重組，為新管治班子設置障礙，意圖「亂中牟利」，在立法會選舉中騙取民粹選票。但與上次「拉布」不同的是，民主黨此次提出的動議，不僅超出了立法會的權責範圍，更違反了基本法相關規定，必須予以揭露，以正視聽。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今日將就新政府架構重組建議首次開會討論，民主黨已事先預告會有舉動。據向傳媒派發文件顯示，該黨將有兩批「拉布」舉動，首批動議共有二十一項議員動議，第二批數量相同，總數將近五十項。具體動議包括：削減司長、副司長及局長三成薪酬，取消副局長職位；以及規定行政長官處理利益衝突時，必須符合「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項的建議。動議由本身是委員會成員的張文光及黃成智分別提出，而其他民主黨成員亦會列席會議並提問。

借「拉布」廢重組擴「審批權」

單從動議的表面字眼而論，其荒謬程度當然不能和上次「人民力量」的修訂相比，但其內容重複又重複，許多更已在其他小組委員會上作出多次討論，其「拉布」、浪費時間的意圖已不言而喻。然而，若仔細閱讀其某些動議內容，便會發現，民主黨此番動議更具「野心」，不僅要達到「拉布」的效果，廢除特首架構重組的努力，更試圖超越基本法規定，擴充立法會權力，讓立法會在日後主要官員任命這種憲制過程中，扮演

前所未有的「審批」角色。

請看民主黨張文光提出的編號為第二的議員動議：「本小組委員會建議，日後行政長官或候任行政長官在公布任何人士出任政治委任官員後，至其接受任命前，立法會可要求該等人士出席立法會或轄下委員會會議，而他們須遵從該等要求，並須回答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

動議語句隱晦，但一些敏感字眼藏在長句中，當中顯現的「在其接受任命之前」、「必須遵從要求」、「必須回答問題」字眼，語氣之強烈，要求之明確，實質就是要將立法會在高官任命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審批」角色。然而，只要任何閱讀過基本法條文的人都可以察覺，這已違反了基本法的相關要求。

立會無權「審批」高官任命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列明：「（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顯然，在高官任命這個憲制權力運行過程中，除了中央政府與行政長官之外，並沒有任何其他機構或人員的角色，立法會也不例外。而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的十項立法會職權中，根本就沒有任何諸如民主黨動議中所要求的權力。

因此，民主黨動議的賦予立法會「審批」高官任命的權力，不要說超越人事編制委員會的討論範圍，更是超越了基本法對立法會職權、對高官任命過程的憲制規定。莫說立法會無權對此作出討論，即便有權，也是修訂基本法的重大憲政事務，需要層層把關，又豈能如此兒戲？事實上，特區政府在過去多個小組討論上，已經多次強調，在高官任命一事上，並沒有其他機構的任何角色。民主黨張文光等，從政二十多年，竟然會提出如此無視基本法基本規定的動議，到底無知還是無能還是欲刻意誤導公眾，或者兼而有之？

再看編號為第四的張文光動議：「候任特首建議擴大政治委任制度，增加層級，由三司十二局擴大至五司十四局，但是，設立副司長職位令政府架構更加臃腫，無助改善施政，浪費公帑，本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削減政務司副司長、財政司副司長職位。」

再「拉布」把重組逼向「死角」

該動議用詞雖然不同，但基本內容和上一項動議無異。無非是換一種表述方式，將特區高官任命的憲制權力運作過程，加入立法會的角色。其欲「削減政務司副司長」、「財政司副司長」的要求，就是限制行政長官就高官人選「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權力，違反基本法的相關要求。試想，如果立法會有此憲制權力，那麼一旦反對派認為「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架床疊屋應該削減，現實是否也應如此？推而廣之，十二個政策局是否可以合併為十個、八個，甚至一個？屆時中央政府與特首是否完全沒有任何權力？其荒謬性已不言而喻。

再有一點，儘管反對派曾多次違反，但並不代表他們正確，這就是，此類涉及政制架構、政府運作的動議，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名」。過往相似評論已有許多，公眾早已有共識，毋需再述。

上一次「拉布」已令香港陷入半癱瘓狀態，更不用說耗費多少公帑、令多少民生要務被迫拖延。此番民主黨接力「人民力量」，再行「拉布」，以此將新政府架構重組逼向時間「死角」，其做法損人不利己，可惡之極。尤其要注意的是，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多番試圖藉「拉布」來挑戰基本法有關立法會權責的憲制規定，不僅是知法「犯」法，更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損憲香港長遠利益之舉，應當受到嚴厲譴責。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舊合署應轉化為活文物



顧問報告書中談及舊政府合署建築風格的篇幅中，只有「中座在建築方面最具特色……東座也是一座優雅的建築物，標誌着從傳統藝術學院（筆者按：大概指十九世紀至上世紀初的新古典風格）至現代實用建築主義的建築風格。西座雖為三座之中最大，但在建築上卻被認為平平無奇」幾句；至於美學理念和藝術手法等，並無詳盡解釋。

誠然，現代建築的藝術造型是以簡單的幾何線條和圖案組合來取代昔日的繁鎖裝飾，強調建築的實用性能也不假。舊政府合署的藝術造型相信是沿於上世紀初在荷蘭崛起，以平面方格拼合，造型簡單，強調比例、均稱、對比等協調的藝術風格。

以民為本籌劃新用途

今天看來，現代主義也好，國際形式也罷，更優秀的同風格建築作品比比皆是，只是應用材料不同，手法有別；如毛石更換為大理石，或是玻璃幕牆代替了磚石、三合土罷了。

從建築的角度去看，文物建築的藝術價值高低，取決於它的藝術理念是否有創造性，工藝是否精細，藝術手法對日後建築發展是否有重要的影響等，相信舊政府合署在這方面難以獲得很高的建築價值評價。

□羅慶鴻

顧問報告建議政府「應考慮把中區政府合署的中座和東座納入古蹟辦的已評級歷史建築名單內」。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專家評審小組成員來自不同有關範疇的專家、學者，他們和任何政治組織或持份者都沒有關係，不受政府干預，更不會被社會輿論影響，在評議過程中各抒己見，也不諱言指出研究報告中不足之處，獨立評分，但不負評級之責。問題是在目前的制度下，評級只不過是在行政上為處理建築保育工作提供一些標準而已，並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若把合署和政府山拼合為一個完整的歷史中心來保育，分別評級的意義實在不大。

報告書認為，「當局面對最大的難題是如何為其找到合適的新用途，使其可匹配現時作為政府辦公室的嚴肅用途」（意思是不應該作商業用途），並建議舊合署「應開放該址，回覆1997年以前讓公眾進入的情況」等。

其實，像政府山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歷史、宗教、文化中心，從古希臘到古羅馬的政治文明啟蒙年代始，歷來都是讓市民參與政治活動的地區，在羅馬歷史中心的廣場和會堂便是讓市民可以在室內和室外舉辦抗議、示威、遊行的地方，或是和政府商討政策的場所，並設有讓市民可以投訴政府或自由發表意見的演講台。這個政治意識，在現今「以民為本」的政治文化理念仍然有重要意義，顧問的意見不是「無矢放矢」的。至於再使用方面，目前，政府有意把東座和中座交予律政司署，問題不大；西座便須從更廣闊政治視野去考慮了。

傳承歷史活化舊建築

從港英管治到特區政府，舊政府合署都擔當了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角色；從精英管治到三級會議制，從目前的選舉制度到未來的全民普選，政治和行政文化都必須有相應的調整。調整中，多讓市民參與政治改革和公共政策制訂是社會穩定的最佳保證。

香港特區新一屆政府即將就任，候任特首梁振英在正式履新前，已要求他的管治班子必須「頻頻落區」聽取市民意見。梁振英之所以這樣做，無疑就是希望讓市民參與政治改革和公共政策制訂，以達到維護香港社會穩定的目的。但是，如果能夠進一步把所有意見相同和不同的政治團體、關注社會事務的組織等，都視為政策夥伴，把政府山西座的功能轉變為類似羅馬共和帝國時期的「會堂」一樣，為政府和社會各方面提供一個在同一時間、同一屋簷下，一起工作、相互交流、意見協調的環境，相信對提高政策制訂的質量和施政效率，市民對政府的信任，都有莫大的裨益。如能這樣，舊政府合署不但可以承傳它原來的歷史意義，更可轉化為一個活的文物，它的歷史、政治、社會意義就更重了。
作者為香港註冊建築師



據法新社6月2日消息，美防長帕內塔當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華會議上說「到2020年，美國海軍艦隊的大部分都將北轉移到亞太地區，這將是美國重點關注亞太的新戰略的一部分。」他否認美國「入亞」是威脅中國的說法，但美國防部網站則坦率多了：「在蘇聯解體後，美政府內部一些人士就呼籲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和印度是兩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東南亞國家在美國的軍事存在的盾牌下前行。」筆者以為，美「入亞」核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遏制中國。「一手搖橄欖枝，一手搖導彈」是美國冷戰後的一貫謀略，只不過在「中升美落」的當代，要把這種「假面舞會」玩得更愚蠢罷了。

南海瘋行美式探戈

風靡世界的探戈舞，歷來是男女二人轉。如今南海的美式探戈，卻是一個男人躲在幕後，一群小女人群妖亂舞，甚是別致。帕內塔在上述講話中，還談到了有關「台海、南海、網絡威脅」等話題。指出「中美已經就解決相關議題展開對話」。法新社報道認為，「帕內塔貌似向中國投去橄欖枝。」但近年在南海出現的種種「諸蛇吞象」的怪事，一方面暴露出美國「入亞」引蛇出洞的禍首之相，也展現出中國「忍讓、持重、老實」的弊端。
外媒指出，香格里拉對話是美中較量的傳統舞台

美入亞是愚蠢的「假面舞會」

□陳 群

。此次美國代表團陣容強大，除帕內塔外，還包括太平洋司令洛克利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參議員麥凱恩和利伯曼等，意在為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國家「壯膽」，「唆使它們圍攻中國，並加大南海資源爭奪力度以攪渾南海局勢。」俄羅斯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阿爾巴托夫評論道：「美國越來越關注同中國的對抗……認為用軍事手段牽制中國，一定要做到迫使中國不能動用武力保護自己與巨大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的日益增長的野心和政治利益。美國戰略力量越來越開始轉向牽制中國。今天它的大部分戰略核潛艇不是位於大西洋，而是活動在太平洋，即劍指中國。目的也只有一個：搞垮中國。」

逼使中國空前強硬

日本華人學者劉剛近日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說，「在日本人眼裡，中國外交比較『保守』……『大象的溫和秉性是一種美德，但不能被人惡意利用』」。只強調「固有領土」不夠，應敢於打破日本封鎖，行使對釣魚島的管轄權，『具備硬碰硬的勇氣』。俗話說「兔子急了也咬人」，何況中國還算是大象？
南海瘋行軍事探戈，逼得中國態度空前強硬。列舉五件事：一、軍方「鷹派」更加強硬。前防長梁光烈近日在金邊會見菲防長加斯明時，嚴厲警告美、菲「保持克制，不要再採取使事態擴大化的行動。」警告美、菲切莫玩火。二、外交部再三提出嚴重抗議，官媒《人民日報》發出「忍無可忍，何須再忍」社評，若美、菲執意攪局黃岩島，「於無聲處放驚雷」並非沒有可能。三、強硬的軍事姿態。近日南海艦隊某轟炸機團組織大強度飛行訓練，遠程打航母、炸港口，場面相當驚人，相信美、菲已經嗅到了死亡氣息。

四、欲改「九龍治海」現狀。全國政協委員羅援少將表示，「可改變『九龍治海』現狀，形成拳頭力量。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將使領海的執法維權鬥爭有更大迴旋餘地和有為空間。」五、鷹派輿論抬頭。諸如「菲律賓僅僅是個彈丸之地，殺一才能儆百。」「把菲律賓打殘，越南才會收斂。」「中國太老實，就是腦子失去靈活。」

中美開戰未必雙輸

香港「鼎盛軍事網」6月2日作出兩種預測：其一，最大贏家是越南——非法侵佔南海29個島礁，掠奪南海資源富國強兵，叫板中國稱霸南亞；第二贏家是菲律賓——情況大致如上，經濟利益十分可觀；第三贏家俄羅斯——戰端一開，美國不可能售武越南，俄羅斯坐等滾滾紅利；第四贏家印度——緊隨俄羅斯之後對越售武，還能利用中美爭鬥及多國鼓噪困擾中國，報1962年被中國打得鼻青臉腫的一箭之仇。其二，中美並列最大輸家。中國——領土被佔資源被奪，攻心上火，還得和大個子打架；美國——只圖得老大虛名，經濟上一無所獲，結下中國仇家，關島之類的美軍基地將不復存在，還須日夜提防仇家上門，經濟上亦可能被中國全力做空。結論三點：既是並列第一輸家，中美之戰不易形成，除非美國佬瘋了；中國將整合軍力，收拾越南，收回29島礁，以絕南海後患；若中美開戰，美軍必將亡於解放軍鐵蹄之下。

筆者以為，上世紀50年代中國弱到「小米加步槍」，還與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佬打了個平手。今日中美開戰，雖必定不能雙贏，但也未必雙輸。美「入亞」的假面舞會，必定是比冷戰時期更愚蠢的遊戲。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